

旧社会捐税好比杀人刀

JIUSHEHUI JUANSUI HAOBI SHARENDAO



永远不忘阶级斗争

永远不忘阶级斗争



旧社会捐税好比杀人刀

本社編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插图：孙世涛

旧社会捐稅好比杀人刀

★

天津人民出版社編輯、出版（天津市哈密道12号）

天津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津出字第001号

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64 印张 3/16 字数 6,000

一九六五年六月第一版 一九六五年六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,000

统一书号 T7072·331

定价：0.04 元

目 录

杀人不见血的苛捐杂税 …………… 張 琪(1)

旧社会捐税好比杀人刀 …………… 亦 祖(14)

杀人不見血的苛捐杂稅

張 琪

我今年五十多岁了，住在郾〔yǎn 念眼〕城县召陵岗上齐庄村。俺家现在六口人，吃不愁，穿不愁，和和睦睦，日子过得像火炭儿一样热。有人说：“你这一家人，算掉到福窝里了，和旧社会比比，真是从地獄登上了天堂！”这话一点也不假。旧社会，俺一家人真是成年在刀尖子上过日子的呀！

二十年前，俺家有两个孩子和俺夫妻倆共四口人，只有祖辈留下来的三间破草房和八亩地。那时，科他爹年轻力壮，整年沒明沒夜地干，可是，打下来的粮食儿

乎全被国民党反动派派粮派款夺走了。俺年年只得吃糠咽菜，熬煎着过日子。

一九四二年闹了旱灾，召陵岗地面高，水势深，吃点水就得跑到五六里外的岗下去掂，岗上哪里还会长庄稼！穷人家没有粮食，只得用树叶、树皮、野菜填肚子。

当时，可恨的国民党反动派又拼命地派粮派款，“地田捐”、“壮丁费”、“大车费”、“人头税”、“保甲费”……总有十多种。后来，连伪保长和他的狗腿子喝酒、吃肉、吸大烟用的钱也派成了款，说是“慰劳款”。伪保长的兄弟生个孩子也要派款，说是“礼钱”。反正只要伪保长弄张桌子往街上一放，甲长掂住锣一敲，扯着破尿罐子喉咙一吆喝，老百姓就得出东西。三天两头逼着要款要税，咱穷人家吃的还顾不住哩，哪会有多少东西给他们呀？真把

人逼得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！

这年麦季，俺共收了九斗麦子。伪保长一看俺家有点粮食，就硬派科他爹当壮丁。科他爹是俺家的顶梁柱呀！他要一走，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，俺一家人可咋过下去呀！算来算去还是花了五斗麦觅了个壮丁。接着，又交了土地税，用粮食顶顶“保甲费”、“大车费”，末了，连一粒麦籽也没剩，俺一家人只得捋〔liú〕念吕〕些树叶，剥些树皮充饥了。满心盼着秋季能有一季好收成，谁知这年蚂蚱多，天又旱，秋苗几乎被蚂蚱吃光了，剩下的也全部旱死了。秋季还是颗粒未收。

伪保长齐尽美是个心狠手毒的家伙。他为了霸占俺家和他挨边的几亩地，用尽了各种无赖手段。这年秋季，他今儿派俺这款，明儿又派俺那税，派东西的条子比



树叶还稠，只要他笔尖一歪，写个条子往俺门上一贴，俺就得出钱。

从这年八月十五以后，伪保长还硬逼

着俺出双份捐税。八月十五那天，他送给俺一张“保甲费”的纸条。俺手里沒一分钱，只得卖了一张“八仙桌”交了款。可是，只隔两天，他又派人送来了两张条子，一张是派俺的“大车费”，另一张是派俺的“保甲费”。科他爹实在忍不住，就找伪保长齐尽美讲理：“保长，前天俺刚出过‘保甲费’，你咋还叫俺出？”保长冷笑着说：“你真是嘴上抹石灰——白说！停会儿，一敲锣，你还得赶紧出哩！”和保长哪里有理好讲，俺只得又卖了一个箱子和一块条儿板，才算交了款。俺卖了东西刚交了款，可是，伪保长还打发保丁向俺要钱，俺说交过了，他硬说沒交，真是哑巴吃黄连——有苦沒处诉哇！俺只得卖些东西，再交第二次钱。

捐税越来越多了，起初派款还对俺说

说款名，后来条子上只写着出款多少，连款名也不写了，就这俺也得出钱。有时候俺问他要这么多钱干啥？他就板着脸说：

“交的钱都有用处，反正我没花一文。”说他没花一文，这是骗人！他当了三四年伪保长，就盖了三座高楼、六间瓦房，置了三百多亩地，这钱都是哪来的？难道他会吐钱？！可是，在那豺狼当道的世道里，谁敢同他算账呀！老百姓只得忍气吞声地变卖家产给他们交捐税。

牛毛一样多的捐税，逼得俺喘不过气来，家中的抽屉桌、床、柜、犁、树等等都卖光了，一家人几张嘴还要吃饭，逼得俺实在没路可走，只得卖地了。地，是俺全家人的命根子呀！卖地那天，科他爹跪到俺爹的坟前大哭起来，边哭边说：“爹呀！你给我撇〔piē〕下的这一点家业，我

是守不住了！……”

二亩地卖了一百块钱，当俺全家看着这钱正哭哩，齐尽美进来一下子夺了个净光，科他爹拉住他的大衫夺钱，被狗腿子一下子推倒，碰在墙上晕过去了……等科他爹醒过来后，咬着牙说：“齐尽美呀！我要记你一辈子！”

派款的条子就是杀人刀，连俺骨头缝里的肉都快剔〔tī 念踢〕出来了，俺哪里还会有东西给他呢？只得“欠”着他，到第二年二月底，他说俺已欠了他四百多块钱和六斗粮食。

三月二十那天，齐尽美又到我家来催款说：“限三天把款交齐，要是交不齐就不留人情！”“三天交齐”，天哪！家里连根扁担头也没有了，指啥交呢？“要是交不齐就不留人情”，齐尽美是啥坏事都能干得

出来的呀！俺想来想去，沒有别的办法，只有卖地交款一条路。

逼得沒法，俺只好托人说合再卖地，可是，谁也不敢买，因为齐尽美早已放出话来：“谁买齐义得家的地，就得先交五百块‘地亩捐’”。上次买俺地的那一家，就被齐尽美罚了几十块的“地亩捐”。齐尽美是俺村的“土朝廷”，大家明知他想要俺的地，谁敢在老虎头上搔〔sāo〕痒呢？

地是卖不出去了，我说：“把地给了齐尽美顶上眼算啦。”科他爹摇摇头说：

“不行！齐尽美想要咱的地，想瞎他的眼，也不能给他！”我知道科他爹是个硬汉子，再劝也沒用，就说：“沒錢咋办呀？”他说：

“反正就这一堆了，到时候再说吧！”

第三天，科他爹正要出去躲这一关，齐尽美已领着狗腿子来了。一进门，就拉

住俺闺女小莲当凳子坐，压得小莲挣扎着哭叫起来。齐瘸〔qué〕瑞照小莲屁股上跺了一脚，嘴里还干不净地说：“十二三岁了，住上个人算啥！”我一听，心都快气炸了，科他爹也气得头上直冒火星，冲着狗腿子说：“要钱向我齐义得要，小孩可没惹你！”齐尽美扫了科他爹一眼，站起来伸着手说：“把钱拿过来吧！”科他爹火了：

“要钱没一分，要命有几条，随便吧！”齐尽美一听，冷笑着说：“欠款不交，嘴还这样硬，你想造反吗？来人，捆起来！”一个狗腿子像恶狼一样，把科他爹五花大绑地捆了起来。我急忙上前拉住科他爹死也不放，一个狗腿子一脚把我跺倒，连拉带轰地把科他爹带走了。

科他爹被抓走后，我在家急得圆圈转，也想不出一点办法。末了，我跑到伪



保公所门口去听信儿，猛地听见里面一阵喊叫声，我仔细一听，是科他爹的声音。啊！是齐尽美在打科他爹。听到这里，我的心像刀剜〔wān 念弯〕一样，一头撞进了伪保公所的大门。看门的狗腿子哪里会让

我进去，我刚进了大门就被轰出来了。

半夜里，科他爹趁看门的保丁睡着的时候，慌慌张张地跑回来了，他脸上流着血，衣裳也撕成一条一条的了。我一看见他被打成这个样子，真想大哭一场，可是又怕走漏了风声，眼泪只得往肚里咽。在家无论如何也呆不住呀！我说：“你先躲躲吧。”科他爹说：“跑了和尚跑不了寺，他要是找你要人咋办？”最后俺俩决定全家出外逃荒。

我拾掇了两只破筐，用一根弯棍担着小科和破烂衣物，科他爹一手拄着根劈竹竿，一手扯着黄皮寡瘦的小莲，拖着满身的伤痕，摸黑往东逃命去了。

旧社会是地主的天堂、穷人的地狱。穷人无论逃到哪里也找不到一个安身之处。俺一家四口人先后逃到了宜阳寨和颍

〔yīng 念影〕州，科他爹给地主扛长活，我给地主家干杂活，两个孩子跑着要饭，受尽了人间苦，作尽了世上难，还吃不上一顿饱饭。后来我又生了个男孩，日子更难熬了。正在俺走投无路的时候，听说家乡解放了。俺一家人就忍着饥饿没明没夜地赶回家乡来了。

到家一看，真是成了另一个天下啦。在共产党领导下，俺和本村群众一起，斗倒了地主恶霸，分到了土地和房子，还要回了被齐尽美霸占的几亩地。

解放后十多年来，俺家随着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，参加人民公社，日子真像上楼梯一样，一步比一步高。现在科他爹被大家评为“五好”社员，小科在一九五八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，又娶了个好媳妇，他小两口都是生产队的队长，二孩子小颖

州在中学毕业后回队里参加生产，也作了队里的记工员，我也被大家选为人民代表，还不断到县里去开会。这一切在解放前连做梦也想不到哇！这都是共产党给我家带来的幸福，我到死也不会忘记。

（中共鄆城县委宣传部整理）